

对年轻电影人的期待

谈及第五代导演的辉煌不再，芦苇的语气里除了惋惜，更多是一种冷静的观察。“现在论电影圈里的影响力，他们早就被后进取代了。而且也看不出他们还有一种能脱胎换骨、宝刀不老的趋势，丝毫没有。”

相比之下，他对年轻导演抱有更大的热情与期待。他盛赞新疆女导演王丽娜的《村庄·音乐》，“拍得真好！那么沉稳扎实，心静如水。这种电影，别说现在，放到30年前中国电影的高峰期，它也是最好的电影之一。我们还是能看到中国电影的希望”。他坦言，看完电影后“真是好感动”，还萌生了“什么时候有机会能跟她合作就好了”的念头。

在最新的一些动画电影里，他也能看到导演满满的诚意。“比如《长安三万里》啊，我看了两遍。还有《哪吒》也是，拍得很精彩——中国电影的通病是戏剧密度不够，但它是戏剧密度过大，最后的高潮戏太满，有点把观众喂得过饱了——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，《哪吒》都做得很好。”

这份对年轻导演的欣赏，最终促成了他与《洛桑的家事》导演张国栋的合作。在与这些年轻创作者共事时，他总不忘用己与第五代导演合作的经历作为

“前车之鉴”，反复叮嘱。

“我也把我跟王全安、陈凯歌、张艺谋这些名导合作的感受告诉他们了。我说，‘我希望你的影片永远保持这个新鲜感觉，保持生命力’，不要一战成名以后就一路下坡了。这个是教训。”

他欣慰地看到，这些年轻人是能听进去的。“他们说，‘芦苇老师你说得不错，因为那些影片我们都看过，我们的感觉和你是一样的’。有前车之鉴，所以特别要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。”

对于当下影视市场的种种现象，如票房下滑、短剧兴起，芦苇也保持着开放而理性的态度。他承认自己看过短剧，觉得“90%都是垃圾”，但这与电影“90%也是垃圾”的现状并无二致。“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。”他说，“观众总得有东西看吧？社会有这个需求。短剧又快又方便，就看看呗。它是个新鲜事物，有市场也很正常。”

但他对AI技术在创作领域的应用，则画下了一条清晰的红线。“AI可以取代一切资料搜集工作，但是它无法取代你的情感。很多技术问题、资料问题都能帮你解决，但它不能帮你解决你自己的判断。你作为一个编剧，需要作出的是你自己个人情感的选择。这个，我觉得任何AI都帮不了你。”

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工具如

何迭代，创作的核心永远是人，是人的情感与选择。

当编剧要“善解人意”

在芦苇看来，要对抗“自恋”这种行业顽疾，编剧恰恰需要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天性——“善解人意”。

“你写的不是你自己，虽然感觉是你，但你写的是张三李四王麻子。我写程蝶衣，就必须进入他的世界，进入他的内心。这是你的职业所决定的。你得理解他的困境，理解他的问题——你要成为他。”

写《霸王别姬》时，他常常发现自己泪湿纸背。无论是程蝶衣的痴迷，还是段小楼的背叛，他都能找到共情的入口。“写到段小楼，我也能理解他的立场。他是明哲保身，一种自我保护，既是一种背叛，也是一种保全。”

这份对三教九流、各色人等的精准把握，源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厚积累。写北京戏班子的故事，他信手拈来，因为他是个京昆“发烧友”，《茶馆》的台词也几乎能全剧背下来。“北京那个戏班子里，那些人怎么说话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甚至，连少年时当“娃娃头”的经历，也成了他编剧“童子功”的训练。“当娃娃头是个精密的